

1、說切有部

「唯一如來」的經說，部派間有不同的意見：

如說一切有部 (Sarvāstivāda)，肯定的以為：在同一時間，唯有一佛出世，佛的教化力，是可以達到一切世界的。

2、大眾部

大眾部 (Mahāsāṃghika) 以為：經上所說的「唯一如來」，是約一三千大千世界說的；在其他的三千大千世界裡，可以有多佛同時出世的。³³

(三) 小結

有佛出世的他方世界，就這樣的流傳起來。大乘佛教的多佛多世界，他方佛世界，起初當然是大眾部所說那樣的。

二、淨土思想之形成

釋尊教化的 (三千大千) 世界，名為娑婆 (Sahā)，是缺陷多、苦難多的世界。³⁴

³³ 參見：

- (1) [東晉] 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·181 多界經》卷 47(大正 01, 723c29-724a2)：
……阿難！若世中有二如來者，終無是處，若世中有一如來者，必有是處。……
- (2) [後秦]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，《長阿含·典尊經》卷 5(大正 01, 31a13-17)：
「……時，釋提桓因告忉利天言：『我從佛聞，親從佛受，欲使一時二佛出世，無有是處。但使如來久存於世，多所慈愍，多所饒益，天人獲安，則大增益諸天，減損阿須倫眾。』」
- (3) [後秦]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，《長阿含·自歡喜經》卷 12(大正 01, 79a5-8)。
- (4) 龍樹說，[後秦] 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4(大正 25, 93b15-c2)：
問曰：佛口說「一世間無一時二佛出，亦不得一時二轉輪王出」，以是故，不應現在有餘佛。
答曰：雖有此言，汝不解其義。
佛說一三千大千世界中無一時二佛出，非謂十方世界無現在佛也。……
復次，一佛不能得度一切眾生，若一佛能度一切眾生者，可不須餘佛，但一佛出……
復次，眾生無量，苦亦無量，是故應有大心菩薩出，亦應有無量佛出世度諸眾生。
- (5) 彌勒說，[唐] 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38(大正 30, 500a2-18)。
- (6) (原書 p.823, n.1)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卷一二 (大正二九·六四下) 引文，出《中阿含經》(一八一)《多界經》。

³⁴ 參見：

- (1) [北涼] 曇無讖譯，《悲華經》卷 5(大正 03, 199c19-26)：
爾時，寶藏如來告火鬘言：「善男子！未來之世，過一恒河沙等阿僧祇劫，入第二恒河沙等阿僧祇劫後分之中，此佛世界當名[17]娑婆。何因緣故，名曰娑婆？是諸眾生忍受三毒及諸煩惱，是故彼界名曰忍土……」
[17]Sahā。
- (2) [唐] 實叉難陀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 58 (15 文殊師利授記會) (大正 11, 340b6-13)：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於此南方過六萬三千佛刹，有世界名娑婆，佛號釋迦牟尼，為欲召集諸菩薩故而現此瑞。」彼菩薩言：「何故名為娑婆世界？」佛言：「彼界堪忍貪恚愚癡及諸苦惱，是故名為娑婆世界。」彼菩薩言：「娑婆世界諸眾生等，皆能忍受惡罵捶打諸惱亂耶？」佛言：「善男子！彼界眾生少能成就若斯功德，而多隨順貪恚愚癡怨恨纏縛。」
- (3) 龍樹說，[後秦] 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10(大正 25, 130a1-7)：
復次，樂處生人多不勇猛，不聰明，少智慧。如薜怛羅衛人，以大樂故，無出家、無受

傳說的他方世界，都是非常清淨莊嚴的。他方也有穢土的，只是不符合人類的願望，所以沒有被傳說記錄下來而已。

他方清淨佛土，到底是比對現實世界——釋迦佛土的缺陷（如《阿閼佛國經》說），而表現出佛弟子的共同願望。

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³⁵自我民聽」，我（p.166）想，依佛的願力而實現為淨土，不外乎依人類的願望，而表現為佛的本願。³⁶

（貳）略釋：淨土思想之起源與發展

一、總述：對比自界，仰望餘樂土

（一）淨土思想的根源

1、解脫先從「知苦」

佛法的本質，是以身心的修持，達成苦痛的解脫，是不離道德的、智慧的宗教。

說到人類的苦痛，有的來於自己的身心——貪瞋癡，老病死，傳說佛是為此而出世的。

有的來於自他的關係——社會的，或愛或恨，都不免於苦痛。

有來於物我的關係——自然界的缺陷，生活資具的不合意，不能滿足自己的欲求。

戒；諸天中亦爾。是娑婆世界中，是樂因緣少，有三惡道、老、病、死，土地自活法難，以是故，易得厭心。見老、病、死至，心大厭患；見貧窮人，知先世因緣所致，心生大厭。以是故智慧根利。

（4）〔唐〕慧琳撰，《一切經音義》卷9（大正54，356c10）：

娑訶（又云：娑訶樓陀，或云：娑婆；皆訛也。正言：索訶；此云：能忍，或言：堪忍。一言：雜會世界也）。

（5）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〈有情——人類為本的佛法〉，p.55：

四、堅忍：我們這個世界，叫娑婆世界，娑婆即堪忍的意思。這世間的人，能忍受極大的苦難，為了達到某一目的，犧牲在所不惜，非達到目的不可。這雖也可以應用於作惡，但如以佛法引導，使之趨向自利利他的善業，即可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直達圓滿至善的境地。

³⁵ 天聽：1.上天的聽聞。《書·泰誓中》：“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403）

³⁶ 參見：
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宗教意識之新適應〉，pp.475-477：

阿閼菩薩發願修行，以無瞋恚為本，而注意到女人痛苦的解除……釋尊的感化驚掘摩，真可說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，這是佛教最著名的故事。佛使他不再起殘殺傷害心，又結合了用真實誓言，救濟產難的故事，更加動人，傳布也更普遍。這是人間的普遍願望，而表現在驚掘摩身上。這種人類的共同願望，深化而具體表現出來，就成為大乘經中，阿閼菩薩與阿閼淨土的特徵。
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p.782-783：

……阿閼佛國的聲聞弟子，是不住精舍，依律行事的。佛沒有為他們制戒，他們也沒有受戒。沒有和合大眾，舉行羯磨（「不共作行」），只是獨住修行。這是比對釋尊制立的僧伽生活，而顯出淨土弟子眾的特色……阿閼佛國的菩薩與聲聞弟子，與「原始般若」出於阿蘭若的持修者，是一致的。在現實人間，有少數的阿蘭若遠離行者，以釋尊出家時代的生活（四清淨），及佛弟子早期的生活（八正道）方式為理想，而表現於阿閼佛的妙喜世界裡。

佛要人「知苦」，在部派佛教中，「苦」已被分類為生苦，老苦，病苦，死苦；愛別離苦，怨憎會苦；所求不得苦。

2、解脫之原則與境地（淨土）

解脫憂悲苦惱的原則，是「心雜染故有情雜染，心清淨故有情清淨」。心離煩惱，不再為老病死苦所惱，實現眾苦永滅的涅槃。

這是聖者們的修證，與身心修證同時，對於（眾生）人類的苦難——社會的、自然界的苦難，要求能一齊解除的，那就是佛教淨土思想的根源。³⁷

（二）發展（類別）

上面曾說到：

1、北拘盧式的自然

淨土思想的淵源，有北拘盧洲（Uttarakuru）式的自然，那是從原始山地生活的懷

³⁷ 參見：

（1）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267經》卷10（大正02，69c3-70a10）：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眾生於無始生死，無明所蓋，愛結所繫，長夜輪迴生死，不知苦際。諸比丘！譬如狗繩繫著柱，結繫不斷故，順柱而轉……諸比丘！當善思惟觀察於心。所以者何？長夜心為貪欲使染，瞋恚、愚癡使染故。比丘！心惱故眾生惱，心淨故眾生淨。比丘！我不見一色種種如斑色鳥，心復過是。所以者何？彼畜生心種種故，色種種。是故，比丘！當善思惟觀察於心。……有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。如實知故，不樂著於色……於色得解脫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得解脫，我說彼等解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、悲、惱、苦。」

（2）〔姚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1〈3弟子品〉（大正14，541b10-c6）：

優波離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……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優波離！無重增此二比丘罪！當直除滅，勿擾其心。所以者何？彼罪性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，如佛所說，心垢故眾生垢，心淨故眾生淨。心亦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，如其心然，罪垢亦然，諸法亦然，不出於如。如優波離，以心相得解脫時，寧有垢不？』……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（3）〔唐〕玄奘譯，《說無垢稱經》卷2〈3聲聞品〉（大正14，563b17-c21）：

……如佛所說：「心雜染故，有情雜染；心清淨故，有情清淨。」……

（4）舍利子說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》卷18（大正26，441b12-20）：

云何為莊嚴心、為資助心、為資瑜伽、為得通慧菩提涅槃上義故施？

答：如有一類作是念言：「我心長夜為貪瞋癡之所雜染，心雜染故有情雜染。心清淨故有情清淨，若行惠施便發起欣，欣故生喜心喜故身輕安，身輕安故受樂，受樂故心定，心定故如實知見，如實知見故生厭，厭故能離，離故得解脫，解脫故證涅槃。如是布施漸次增長諸勝妙法，展轉證得菩提涅槃微妙上義。」

（5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宗教意識之新適應〉，p.491：

十方現在的他方淨土，是大乘的重要部分。釋尊當時的印度，摩竭陀（Magadha）與跋耆（Vṛjī），摩竭陀與憍薩羅（Kosālā），都曾發生戰爭。釋迦族（Śākya）就在釋尊晚年，被憍薩羅所滅……這個世界，多苦多難，是並不理想的。面對這個多苦多難的世界，而引發嚮往美好世界的理想，是應該的，也是一切人類所共有的。佛法的根本意趣，是「心惱故眾生惱，心淨故眾生淨」：重視自己理智與道德的完成。到了大乘法，進一步的說：「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」。在佛法普及聲中，佛弟子不只要要求眾生自身的清淨，更注意到環境的清淨。淨土思想的原始意義，是充滿人間現實性的。……

（6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其他法門〉，pp.1159-1160。

念而來的。

2、天國式的莊嚴

有天國式的莊嚴，那是與人間帝王的富貴相對應的。這是印度舊有的，但經過佛化了的。

3、有佛說法之淨土

北洲與天國，可惜都沒有佛法！

有佛出世說法的淨土，以彌勒（Maitreya）的人間淨土為先聲。

4、小結

等到他方佛世界說興起，於是有北洲式的自然，天國式的莊嚴，有佛出世說法，成為一般佛弟子仰望中的樂土。³⁸ (p.167)

二、別釋：佛法初期之（理想）淨土

（一）平等王之出現

淨土，是比對現實世間的缺陷，而表達出理想的世界。佛法的意見，為了維持人與人間的秩序與和平，所以世間出現了王，王是被稱為「平等王」的。³⁹

（二）輪王傳說結合彌勒下生成佛

1、人口眾多、安穩豐樂

佛法有輪王的傳說，與未來彌勒成佛說法相結合，成為佛教早期的人間淨土。經典編入《中阿含》或《長部》，可見傳說的古老。

³⁸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宗教意識的新適應〉，pp.495-501：
佛教所傳的地上樂土，名為鬱多羅拘盧……在現今德里（Dehli）以北一帶……拘盧是婆羅門教發揚成長的中心，印度人以此為中心，而嚮往北方的最上的拘盧，最福樂的地區。……
淨土思想的又一來源，是天——天國、天堂，天是一般的共有的宗教信仰。……在物質享受方面，天國勝過了北洲，而在天與天——人事關係上，卻遠不及北洲那種「無我我所，無有守護」的幸福。……

等到十方佛說興起，於是他方佛土，有北拘盧洲式的自然，天國式的清淨莊嚴，兜率天宮式的，（佛）菩薩說法，成為一般大乘行者所仰望的淨土。……

³⁹ 參見：

- (1) [隋] 闍那崛多等譯，《起世經》卷 10〈12 最勝品〉(大正 01, 362b27-363a2)：
……大眾立為大平等王，是故復名摩訶三摩多（隋言大平等也）。……
- (2) [隋] 達摩笈多譯，《起世因本經》卷 10〈12 最勝品〉(大正 01, 417c17-418a4)。
- (3) [後秦]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，《長阿含·世記經》卷 22(大正 01, 148c21-149b3)：
……有田宅曠畔別異，故生諍訟，以致怨讐，無能決者。我等今者寧可立一平等主，善護人民，賞善罰惡，我等眾人各共減割以供給之。……時，彼眾中有一人形質長大，容貌端正，甚有威德，眾人語言：「我等今欲立汝為主，善護人民，賞善罰惡，當共減割以相供給。」其人聞之，即受為主，應賞者賞，應罰者罰，於是始有民主之名……
- (4) [東晉] 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4〈40 七日品〉(大正 02, 737b22-c1)：
是時，眾多人民聞眾生相盜，各共運集，自相謂言：「世間有此非法，各共相盜。今當立守田人，使守護田。其有眾生聰明高才者，當立為守田主。」……比丘！當知！爾時，其守田者，號為剎利種，皆是舊法，非為非法。……
- (5) [東晉] 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·154 婆羅婆堂經》卷 39(大正 01, 676a8-22)。
- (6) 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〈我們的世間〉，pp.131-133。

依《說本經》說，將來人壽八萬歲時，閻浮提洲（我們住的世界）由於海水的減退，幅員比現在要大得多。那時，人口眾多，安穩豐樂。

《大毘婆沙論》所依的經本，說到「地平如掌，無有比（坎？）坑砂礫毒刺。人皆和睦，慈心相向。」

2、輪王德化之太平世界

當時的轉輪王，名「螺」（Śaṅkha）。輪王是不用刀兵，統一四天下，以正法（道德的，如五戒）化世的。如有貧窮的，由王以生活資具供給他。

3、彌勒佛說法化世

在這德化的和平大同世界裡，什麼都好，只有「寒熱，大小便，（淫）欲，飲食，老」的缺陷。

彌勒佛在那時出世說法（佛法是與釋尊所說的一致），政治與宗教（佛法），都達到了最理想的時代。⁴⁰

（三）小結

這是佛教初期，從現實人間的、佛法的立場，表現出人間淨土的理想。

（參）辨釋：大乘淨土發展之因由與其必然傾向

一、因由

淨土，是理想的修道場所。在這裡，修道者一定能達成崇高的理想，這是佛弟子崇仰淨土的真正理由。

釋尊出生於印度（閻浮提），自然與社會，都不夠理想，佛弟子的修行，也因此而有太多的障礙。

⁴⁰ 參見：

（1）〔東晉〕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·66 說本經》卷 13(大正 01, 509c9-511b9)：

世尊告曰：「諸比丘！未來久遠當有人民壽八萬歲，人壽八萬歲時，此閻浮洲極大富樂……諸比丘！人壽八萬歲時，唯有如是病，謂寒熱、大小便、欲、飲食、老，更無餘患。」……佛復告曰：「彌勒！汝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，當得作佛，名彌勒如來……汝當說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義有文，具足清淨，顯現梵行，猶如我今說法……汝當有無量百千比丘眾，猶如我今無量百千比丘眾。」……

（2）五百大阿羅漢等造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8(大正 27, 893c1-894b12)。
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本生、譬喻、因緣之流傳〉，p.127：

……在經、律中，彌勒成佛的事，約與過去佛的思想同時。《中阿含經》的《說本經》，首先說到阿那律陀（Aniruddha）的本起。次說：未來人壽八萬歲時，這個世界，「極大富樂，多有人民，村邑相近」。那時，有名為螺（Śaṅkha）的作轉輪王；彌勒佛出世，廣度眾生。當時，尊者阿夷哆（Ajita）發願作轉輪王，尊者彌勒發願成佛。南傳的《中部》，沒有與《說本經》相當的。但在《長部》的《轉輪聖王師子吼經》，說到未來人壽八萬歲時，有儂伽（螺）作轉輪王，彌勒成佛，主體部分，與《說本經》相同。《長阿含經》的《轉輪聖王修行經》，與《長部》說一致。彌勒成佛，是「譬喻」（本末），本只說明未來有佛出世，與一般的授記作佛，文體不同。《說本經》增入了阿夷哆與彌勒發願，及佛的許可，使其近於授記作佛的體例，但也不完全相同。彌勒成佛，被編入《阿含經》，是相當古老的「譬喻」，但沒有說到菩薩一詞。……

政治與佛法，都達到理想的彌勒淨土，還在遙遠的 (p.168) 未來。

阿育王 (Aśoka) 被歌頌為輪王的時代，⁴¹迅速的過去。⁴²現實的政治與佛教，都有「每下愈況」的情形。

我以為，大乘淨土的發展，是在他方佛世界的傳說下，由於對現實世界的失望，而寄望於他方的理想世界。

二、辨釋：淨土發展之要義

(一) 依「佛法」、「社會」對比阿闍佛土

1、保有人間淨土之某特性

在大乘淨土中，阿闍佛 (Akṣobhya) 淨土是較早的，他還保有人間淨土的某些特性。

阿闍佛淨土中，是有女人的，只是沒有女人的過失，不淨（也沒有男人的不淨），生育的苦痛。⁴³

人間的享受，與天上一樣；佛出人間，所以人間比天上更好。⁴⁴這是人間淨土的情況，但為什麼又引向他方淨土呢？

以釋尊的時代來說，社會有政治的組合，佛沒有厭棄王臣，而是將希望寄託於較好的輪王——王道的政治。

⁴¹ (原書 p.824, n.5) 阿育王與輪王的理想，還有一段距離，所以有金、銀、銅、鐵四輪王，以阿育王為鐵輪王的傳說。

⁴² 參見：

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604 經》卷 23(大正 02, 163b18-c2)：

……阿育王正法治化。時，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為王故，輕慢於王，不行君臣之禮，王亦自知諸臣輕慢於我。時，王語諸臣曰：「汝等可伐花果之樹，植於刺棘。」諸臣答曰：「未嘗見聞却除華果而植刺樹，而見除伐刺樹而植果實。」乃至王三勅令伐，彼亦不從。爾時，國王忿諸大臣，即持利劍，殺五百大臣。又時，王將嫁女眷屬，出外園中遊戲，見一無憂樹，華極敷盛。王見已，此華樹與我同名。心懷歡喜。王形體醜陋，皮膚麤澁，諸嫁女輩，心不愛王，憎惡王故，以手毀折無憂華樹。王從眠覺，見無憂樹華狼藉在地，心生忿怒，繫諸嫁女，以火燒殺。王行暴惡，故曰[7]暴惡阿育王。……

[7]暴惡阿育 Caṇḍāsoka。

(2) [蕭齊] 僧伽跋陀羅譯，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 1〈3 阿育王品〉(大正 24, 679c9-16)：

……爾時，賓頭沙羅王生兒一百。賓頭沙羅王命終，阿育王四年中殺諸兄弟，唯置同母弟一人。過四年已，然後阿育王自拜為王，從此佛涅槃已一百一十八年。後阿育王即統領閻浮利地，一切諸王無不降伏，王之威神，統領虛空及地下，各一由旬，阿耨達池諸鬼神，恒日日獻水八擔合十六器，以供王用。……

(3) [梁] 僧伽婆羅譯，《阿育王經》卷 1(大正 50, 133c2-16)：

時阿育王領理國事，有五百大臣於阿育王起輕慢心……以其惡故時，人謂為旃陀阿輸柯王(翻可畏)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〈阿恕迦王與佛教〉，pp.81-82：

……考迦王之初立，脅父於死，陷兄於坑，置地獄之刑；其伐羯餒伽也，虜殺無算。鐵輪王以鐵血定閻浮，暴力可畏，人皆稱之為「旃陀阿育」；旃陀，暴惡可畏義也(黑亦惡義)。迨熏陶佛化，一變力政而為德化，人復以法阿育稱之，猶言賢德者阿育也……

⁴³ (原書 p.824, n.6) 《阿闍佛國經》卷上(大正一一·七五六中)。

⁴⁴ (原書 p.824, n.7) 《阿闍佛國經》卷上(大正一一·七五七中)。

對佛法，佛出家時，佛最初攝受弟子時，還沒有律制。

2、約「佛法」辨釋

(1) 戒律制定之目的與發展

A、為達「正法久住」之目的

為了「正法久住」，釋尊「依法攝僧」，使出家者過著集團的生活。

「戒律」，不只是道德的、生活的軌範，也是大眾共住的制度。「僧事」，是眾人的事，由出家大眾，依「羯磨」（會議辦事）來處理一切。

簡單的說，佛教的出家僧眾，在集體生活中，過著平等、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的修道生活。

B、因戒律的歧見，漸成部派之分化

這種多數的律儀生活，在佛塔、寺院中心發展起來，漸成為「近聚落比丘」、「聚落比丘」。⁴⁵

重於法制的形儀，不免忽略修證，終於（佛法越興盛）戒律越嚴密，僧品越低落。傳說摩訶迦葉（Mahākāśyapa），早就提出了疑問。⁴⁶僧團中，出（p.169）家，受

⁴⁵ 參見：

- (1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律制與教內對立之傾向〉，pp.200-212：
在律制發展中，出家的比丘（以比丘為主來說），有「阿蘭若比丘」、「聚落比丘」二大類。
阿蘭若（aranya），是沒有喧囂煩雜的閑靜處：是多人共住——村、邑、城市以外的曠野……
聚落（grāma），就是村落……《善見律毘婆沙》……分為二類：有市鎮的叫聚落，沒有市鎮的叫村。不過現在所要說的「聚落」，是廣義的，代表村落、市鎮、城邑，一切多人共住的地方。……
- (2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初期大乘經之集出與持宏〉，p.1286：
「阿蘭若」是遠離塵囂的靜處，也有多數人共住的，但這裡指「獨住」、「遠離行」者，個人或少數人專精修行的。「塔寺」，山林深處也有塔與寺院，但這裡指「聚落」或「近聚落住」的，多數人共住而又近在人間的。「阿蘭若比丘」、「（近）聚落比丘」，佛教界早已有了，「大乘佛法」興起，出家菩薩也就有了這二類，如《法鏡經》所說的那樣。……

⁴⁶ 參見：

- 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譯，《雜阿含經》卷 32(大正 02, 226b26-c29)：
爾時，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，晡時從禪覺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，世尊先為諸聲聞少制戒時，多有比丘心樂習學；今多為聲聞制戒，而諸比丘少樂習學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迦葉！命濁、煩惱濁、劫濁、眾生濁、見濁，眾生善法退減故，大師為諸聲聞多制禁戒，少樂習學，迦葉。譬如劫欲壞時，真實未減，有諸相似偽寶出於世間；偽寶出已，真實則沒……」
- (2) [東晉] 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·143 傷歌邏經》卷 35(大正 01, 650c7-651a6)。
- (3) [東晉] 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·194 跋陀和利經》卷 51(大正 01, 749a8-12)：
於是，尊者跋陀和利即從坐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，昔日少施設戒，多有比丘遵奉持者？何因何緣，世尊今日多施設戒，少有比丘遵奉持者？」……
- (4) 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〈戒定慧的考察〉，pp.229-230：
釋尊初期的弟子，都有過人生的深切警覺與痛悔。動機的純正與真切，沒有什麼戒條，也能自然的合律。等到佛法風行，動機不純的出家者多起來，佛這才因事制戒。但在外人看起來，似乎制戒一多，僧品反而卑雜了。《中舍·傷歌邏經》即這樣說：「何因何緣，

戒，說戒，犯罪的懺悔；為了衣、鉢、食、住處而繁忙。特別是犯罪、說罪，或由於論議的意見不合，引起僧團的諍執與分裂。

傳統的「律儀行」，部派分裂，在少數專修的阿蘭若（*aranya*）、頭陀行（*dhūta*）者，是不能同意的。

〔2〕阿闍佛土沒有律儀生活

對這「律儀行」而崇仰「阿蘭若行」，於是阿闍淨土中，聲聞人沒有律儀生活，如《阿闍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一·七五七下）說：

「其剎眾弟子，終無有貢高憍慢，不如此剎諸弟子，於精舍行律。……諸弟子不貪飲食，亦不貪衣鉢，亦不貪眾欲，亦不貪著也。為說善事行，所以者何？用少欲知足故。舍利弗！阿闍佛不復授諸弟子戒；……是諸弟子但以苦空非常非身以是為戒。其剎亦無有受戒事，譬如剎正士，於我法中除鬚髮，少欲而受我戒。所以者何？其阿闍佛剎諸弟子，得自在聚會，無有怨仇。舍利弗！阿闍佛剎諸弟子，不共作行。便獨行道，不樂共行，但行諸善。」⁴⁷

阿闍淨土的聲聞弟子，不在精舍行律，不受戒，也不用剃除鬚髮，只是少欲知足，「獨住」的精進修行。

「得自在聚會，無有怨仇」，是無諍的意思。菩薩出家的，也是「不在舍止」，⁴⁸過著阿蘭若式的生活。

總之，釋尊在此土人間的僧制，由於淨土「諸弟（p.170）子，一切皆無有罪惡者」，⁴⁹一切都不用了。

〔3〕小結

戒律，原是為了過失罪惡而制的。淨土的修行，使我們想起了釋尊當時的修道（四清淨），及初期弟子眾的修行（八正道）情況。⁵⁰

昔沙門瞿曇施設少戒，然諸比丘多得道者？何因何緣，今沙門瞿曇施設多戒，然諸比丘少得道耶？」依釋尊以法攝僧的意義說，需要激發為法的真誠；依僧團律制的陶冶，也能使學者逐漸的入律。

（5）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三），〈阿難過在何處〉，pp.98-99。

（6）印順法師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145。

⁴⁷ 參見：

（1）〔唐〕菩提流志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 19 〈6 不動如來會〉（大正 11，106c15-24）。

（2）（原書 p.824，n.9）《大寶積經》的〈不動如來會〉，缺少這一段，可能是由於大乘後期，又回復僧團生活，與初期不同的關係。

⁴⁸（原書 p.824，n.10）《阿闍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一一·七五八中）。

⁴⁹（原書 p.824，n.11）《阿闍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一·七五三上）。

⁵⁰ 參見：
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法之施設與發展趨勢〉，pp.296-297：

《中》、《長》、《增一》所傳的三類戒法，可說是佛教戒法的三個階段。

第三階段是：由於出家弟子的眾多，不能沒有僧伽和合（團體）的紀律；部分行為不正不善的，不能不制定規律來禁約。「依法攝僧」而制立律儀戒，就是「戒成就」。定型的文句為：「善護波羅提木叉，……受學學處」。

3、約「社會」辨

(1) 阿閼佛土沒有政治之形態

A、舉經說

社會方面，阿閼佛淨土是沒有政治形態的，如說：「如鬱單曰天下人民無有王治，如是舍利弗！阿閼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佛刹無有王，但有阿閼如來天中天法王。」

51

B、受「傳說」與「法滅預言」之影響

超越政治組織，沒有國王，在傳說上，受到北拘盧洲自然生活的影響。

對現實世界來說，自阿育王以後，印度的政局，混亂已極，特別是大乘勃興的北方。

希臘（Yavana）、波斯（安息 Pahlava）、賒迦（Śaka）人，不同民族先後的侵入印度。「三惡王」入侵，使民生困苦，佛教也受到傷害。

佛教的聖者，作出了「法滅」⁵²的預言。⁵³

第二階段是：釋尊起初攝化弟子，還沒有制立學處、制說波羅提木叉、制受具足的時代。那時佛弟子奉行的戒法，就是「戒具足」——八正道中的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。定型的文句，如《長部》（一）《梵網經》所說的「小戒」。

第一階段是：釋尊從出家、修行、成佛、轉法輪以前的「四種清淨」——身清淨、語清淨、意清淨、命清淨。「四種清淨」可通於一般（在家）的十善行；「戒具足」可通於一般沙門的正行；「戒成就」是佛教有了自己的制度，禁約。

佛教出家戒法的發展，有此三階段。初期的「四種清淨」（十善及命清淨），與第二期八正道中的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是一貫相通的（四清淨中的意清淨，在八正道中，就是正見、正思惟、正念、正定等）。……

(2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p.782-783：

阿閼佛國的聲聞弟子，是不住精舍，依律行事的。佛沒有為他們制戒，他們也沒有受戒。沒有和合大眾，舉行羯磨（「不共作行」），只是獨住修行。這是比對釋尊制立的僧伽生活，而顯出淨土弟子眾的特色……阿閼佛國的菩薩與聲聞弟子，與「原始般若」出於阿蘭若的持修者，是一致的。在現實人間，有少數的阿蘭若遠離行者，以釋尊出家時代的生活（四清淨），及佛弟子早期的生活（八正道）方式為理想，而表現於阿閼佛的妙喜世界裡。從「重法」而來的，初期的智證大乘，不滿於律儀行的意境，到西元六、七世紀，已缺乏了解，所以淨土中聲聞弟子的生活方式，唐譯本竟全部刪去了！

⁵¹（原書 p.824, n.12）《阿閼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一·七五六上）。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一七，也說「令我國土眾生無有主名，……除佛法王」（大正八·三四八下）。

⁵² 參見：

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906 經》卷 32(大正 02, 226c6-29)：

……如是，迦葉！如來正法欲滅之時，有相似像法生；相似像法出世間已，正法則滅。……如來正法不為地界所壞，不為水、火、風界所壞，乃至惡眾生出世，樂行諸惡……律言非律，以相似法，句味熾然，如來正法於此則沒。……

迦葉！有五因緣令如來法、律不沒、不忘、不退。何等為五？若比丘於大師所，恭敬尊重，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，若法、若學、若隨順教、若諸梵行，大師所稱歎者，恭敬尊重，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。迦葉！是名五因緣如來法、律不沒、不忘、不退。是故，迦葉！當如是學：『於大師所，當修恭敬尊重，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；若法、若學、若隨順教、若諸梵行，大師所讚歎者，恭敬尊重，下意供養，依止而住。』

C、小結

對於現實政治，失望極了，於是北洲式的原始生活，表現於阿閼佛國中的，就是沒有國王。

國王，是為了維持和平與秩序，增進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，但在淨土的崇高理想中，和平、秩序與利益，是當然能得到的，那也就沒有「王治」的必要了。

(2) 沒有社會困苦與混亂的原因

A、衣食精美無缺，滿足一切所需

社會困苦與混亂的原因，主要是生活艱苦與掠奪。

在阿閼淨土中，沒有「治生者」，「販賣往來者」，衣食都是精美而現成的，享受與天人一樣。

住處，是七寶所成的精舍；床與臥具，女人所用的珠璣瓔珞，都自然而有，滿足了人類的一切需要。

B、女人無諸不淨、痛苦

一方面，女人沒有女人的過失、不淨 (p.171) 與生產的苦痛。

C、不著愛欲等

大家都「不著愛欲淫婬」，連音樂也沒有淫聲，這就自然消除了男女間的糾紛與

-
- (2) [東晉] 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中阿含經》卷 28〈林品 5〉(大正 01, 607b4-15)。
- (3) [北涼] 曇無讖譯，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56〈法滅盡品 20〉(大正 13, 379c5-13)。
- (4)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，[唐] 玄奘譯，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83(大正 27, 918c26-28)：
或有諸佛般涅槃後，經於七日正法便滅。然我世尊釋迦牟尼般涅槃後，乃至千歲正法方滅。
- (5) [唐] 道宣撰，《釋迦方志》卷 2(大正 51, 973c3-7)：
依《摩耶經》：「如來滅後正法五百年，像法一千年。」又依《善見毘婆沙》云：「如來滅後正法千年，像法亦爾；以度女人故，正法滅五百年。若諸女人能遵八敬，如法行道，正法住世還得千年。」
- (6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大乘經之序曲〉，p.542：
《正法滅經》，《大正藏》「史傳部」，有失譯的《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》——長行；西晉失譯的《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百二十章》——偈頌。這兩部是同本異譯，敘述末世比丘的衰亂，導致拘睺彌的法滅，策勵比丘們精進修行。這是佛使迦旃延 (kātyāyanīputra) 說的，「如佛所說」。說一切有部的《正法滅經》，可能就是這一部。藏經中還有失譯的《法滅盡經》一卷；竺法護所譯的《當來變經》一卷(《大正藏》編入「涅槃部」)，也是同性質的經典，但這兩部已是大乘部類。
《法滅盡經》更說到：「首楞嚴(三昧)經、般舟三昧，先化滅去，十二部經尋後復滅」。這些，都由於末世(西元前後)的政治混亂，僧伽衰敝，憂慮法滅，而用來策勵比丘們精進的。「末法」思想，由此而增強起來。
- (7) 印順法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130：
……正法住世，即佛法住世。依聲聞乘學者說：出家者能依戒律和合而住，如法羯磨、說戒等，即正法住世；若出家者不能如法如律而住，即正法滅。
- ⁵³ (原書 p.824, n.13) 如《阿育王傳》卷三(大正五〇·一一一中)。
《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》(大正四九·八下)。
《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百二十章》(大正四九·一一中)。

苦惱。

D、沒有疾病、惡色等

在淨土中，沒有一切疾病；

沒有惡色的（印度的種姓階級，從膚色的差別而來，沒有色的優劣，就沒有種族與階級的分別）；沒有醜陋的（身體的殘障在內）；

沒有拘閉牢獄的事；也沒有外道的異端邪說。

(3) 小結

生在阿閼佛淨土的，雖只是「淫怒癡薄」，卻是「一切無有罪惡者」。沒有罪惡的理想社會，也就沒有王政與僧團的必要。

這一淨土形相，為一般佛淨土的共同型式。

4、別約「環境」辨

還有，阿閼淨土是沒有三惡道的，與《阿彌陀經》所說的一樣。

「其地平正，生樹木無有高下，無有山陵溪谷，亦無有礫石崩山。其地行，足踏其上即陷，適舉足便還復如故。」

有八功德水的浴池。⁵⁴氣候不冷不熱；徐風吹動，隨著人的意願，樹木吹出了微妙的音樂。佛的光明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用七寶金色蓮華來莊嚴。⁵⁵

對國土、樹林、浴池、樓觀、香華、光明、音聲等莊嚴，沒有《阿彌陀經》那樣的七寶莊嚴，詳細的寫出。

大概《阿彌陀經》為齋戒的信行人說，所以應機而說得更詳細些。

(二) 彌陀淨土更加完滿

淨土的內容，阿彌陀（Amita）淨土有了進一步的東西。

1、純男無女

（一）「女人往生，即化作男子」。⁵⁶這與「下品般若」的恒伽天女，受記作佛，就「今轉女身，得為男子，生阿閼佛（p.172）土」一樣。⁵⁷

社會上，重男輕女；佛教女性，厭惡女身的情緒很深，有轉女成男的信仰。於是超

⁵⁴ 參見：

（1）〔後秦〕支婁迦讖譯，《阿閼佛國經》卷1〈2 阿閼佛剎善快品〉（大正11，755c26-28）：
其浴池中有**八味水**，人民眾共用之，其水轉相灌注，諸人民終不失善法行。

（2）〔唐〕菩提流志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19〈6 不動如來會〉（大正11，105c13-15）：

復次舍利弗！彼土眾生隨其所樂，有清淨池應念而見，**八功德水**充滿其中，飲漱洗沐皆適人意；有不樂者即便不見。
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.776。

⁵⁵（原書 p.824，n.14）以上都出於《阿閼佛國經》卷上〈阿閼佛剎善快品〉（大正一一·七五五上——七五六下）。

⁵⁶（原書 p.825，n.15）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二·三〇三下）。

⁵⁷（原書 p.825，n.16）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七（大正八·五六八中）。

越了男女共住的淨土，進而為（色界天式的）純男無女的淨土。

2、聖者皆有宿命等神通

（二）阿閼淨土但說佛成佛時，即使沒有天眼的，也能見到佛的光明。

生在阿彌陀佛淨土的，菩薩與阿羅漢，都有宿命、天眼、天耳、他心等神通。⁵⁸

3、壽命無量數劫

（三）阿閼佛淨土，著重於聲聞的究竟解脫，菩薩的阿惟越致。⁵⁹

阿彌陀淨土卻說：阿羅漢與菩薩，都是「壽命無央數劫」；而阿彌陀佛壽命的無量，更是著力寫出的重點。⁶⁰

4、眾鳥和鳴，宣說妙法

（四）淨土沒有三惡道，所以沒有鳥獸。

但飛鳥的美麗，鳴音的和雅，不是能增添淨土的美感嗎？所以後起的《觀無量壽佛經》說：「水鳥樹林，……皆演妙法」。⁶¹這不是淨土有惡道嗎？

小本《阿彌陀經》說：「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！……是諸眾鳥，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，變化所作。」⁶²於是淨土有了眾鳥和鳴，宣說妙法的莊嚴。⁶³

三、結義

（一）共同處：不滿現實之缺陷，願生佛土

從淨土思想發展來說，面對我們這個世界的缺陷，而願將來佛土的莊嚴，是「下品般若」、《阿閼佛國經》所同的。

⁵⁸（原書 p.825, n.17）《阿閼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一·七五五中）。

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二·三〇八中）。

⁵⁹（原書 p.825, n.18）《阿閼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一·七五七上、七六〇上）。

⁶⁰（原書 p.825, n.19）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一二·三〇二上、三〇八下——三〇九上）。

⁶¹（原書 p.825, n.20）《觀無量壽佛經》（大正一二·三四四中）。

⁶²（原書 p.825, n.21）《阿彌陀經》（大正一二·三四七上）。

⁶³ 參見：

（1）〔宋〕疆良耶舍譯，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卷1（大正12，342c2-5）：

……從如意珠王踊出金色微妙光明，其光化為百寶色鳥，和鳴哀雅，常讚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是為八功德水想，名第五觀。……

（2）〔姚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佛說阿彌陀經》卷1（大正12，347a12-20）：

復次舍利弗！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，白鶴、孔雀、鸚鵡、舍利、迦陵頻伽、共命之鳥。是諸眾鳥，晝夜六時出和雅音，其音演暢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如是等法。其土眾生聞是音已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舍利弗！汝勿謂：「此鳥實是罪報所生。」所以者何？彼佛國土無三惡趣。舍利弗！其佛國土尚無三惡道之名，何況有實？是諸眾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。

（3）〔唐〕玄奘譯，《稱讚淨土佛攝受經》卷1（大正12，349b2-8）：

……又，舍利子！極樂世界淨佛土中，常有種種奇妙可愛雜色眾鳥，所謂：鵝、雁、鷺鷥、鴻鶴、孔雀、鸚鵡、羯羅頻迦、命命鳥等。如是眾鳥，晝夜六時恒共集會，出和雅聲，隨其類音宣揚妙法，所謂：甚深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、道支等無量妙法。彼土眾生聞是聲已，各得念佛、念法、念僧無量功德熏修其身。……